

试论日本政党体制转型

韩 慈

内容提要 自 1993 年日本政党“55 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党政治进入重建政党体制的转型时期。日本政党体制改革以选举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取代中选区制度启动了政党体制的改革。在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日本政党体制呈现出从“保革对峙”向“保保竞争”的“总体保守化”趋势，联合政权基础上的新的一党优位制初见端倪。

关键词 日本政党体制 新选举制度 总体保守化

1993 年连续单独执政 38 年的自民党陷入困境，最终丧失执政地位，“55 年体制”寿终正寝，日本政党政治进入重建政党体制的转型时期。曾在自民党政权中出任过副首相后藤田正晴曾就政党体制改革有一段精彩的讲话：“所谓政治改革，说到底政党聚集作用。我认为，聚集作用的第一幕是细川政权。第二幕是‘自（自民党）社（社民党）先（先驱新党）’联合政权。它属于社民党大将的麾下。进而是‘自（自民党）自（自由党）公（公明党）’联盟，这是第三幕。今后可能还有两幕左右。全部分五幕。当然这不是聚集，恐怕可以说是四分五裂……只要采取现在的小选区制度为主的并立制选举，就不会变得那么七零八落。因为这个选举制度对大党有利。”

①

一、新选举制度改革——日本政党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80 年代后期，在日本政坛，政治腐败事件接连发生，如利库路待丑闻、佐川快递丑闻等，由此为契机，日本政界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政治改革从何入手？

改革支持者们认为：“中选举区制是金权政治、政治腐败的温床。为实行政党本位、政策本位的选举，小选举区制是最好的选择。”^②因此，政治改革集中在选举制改革上。

在自民党内有一支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小泽一郎集团。对小泽来说，政治改革不仅仅是防止政治腐败的对策，更是“改造国家”的核心战略，他站在国家统治精英的立场上，从“改造国家”的战略角度出发，极力主张选举制度改革。他强调要“建立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够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为此，要根本改变“在暖洋洋的浴缸里泡呆了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治力量关系”，通过实施小选区制，实现政界重组，尝试建立两大政党制，而且“必须确立较为强有力的领导者”^③

1994年1月29日，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即《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重点的选举制度改革开始启动。所谓的并立制，即两种制度并行实施，一位选民同时拥有两票，以小选区投票选人，比例代表区投票选党的方式进行。从对政党体制的影响作用来看，小选区制能增加各政党取得过半数的难度，避免一党独大局面的出现。比例代表制重视反映民意，有利于给小党以生存空间，容易形成多党联合执政。

从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历次众议院选举结果来分析日本政党体制转型。(1)在1996年10月举行的新选举制下的第1次众议院选举中，在小选区，自民党以38.6%的得票率获得56.3%的议席，新进党以28%的得票率获得32%的议席，社民党、先驱新党、民主党、共产党等几个小党的议席数均远远低于其实际得票率；在比例代表区，自民党以32.8%的得票率获得35%的议席，新进党以28%的得票率获得30%的议席。

(2)在2000年6月的新选举制度下的第2次众议院选举中，在小选区，自民党以41%的得票率获得59%的议席，民主党以27.6%的得票率获得26.7%的议席；在比例代表区，自民党以28.3%的得票率获得31.1%的议席，民主党以25.2%的得票率获得26.1%的议席。(3)2003年11月的新选举制度下的第3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占51%，

而自民党仅占 27%。(4) 在 2005 年 9 月新选举制度下的第 4 次众议院选举中, 自民党在小选区以 47. 77% 的得票率获得 73% (219 席) 的议席, 民主党以 36. 4% 的选票仅获得 17. 3% 的议席。^④

特别是在 2003 年第 43 届众议院选举中 (即新选举制下的第 3 次选举), 民主党成了此次选举最大的赢家, 一共获得 177 个议席, 成了可以和自民党对峙的历史上最大在野党。小泉纯一郎所在的自民党则在大选中受挫, 议院席位跌破半数, 最后仅靠执政三党中其他两党的帮助, 才最终维持住了三党执政的局面。对此, 日本媒体甚至以日本《两大政党对峙时代已经到来》为题表示众议院议席的变化, 认为这将给日本政治带来结构性变化, 日本从此进入了“两大政党时代”。其他国家的媒体也认为小泉的执政集团尽管在国会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 但将面临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反对党, 反对党的议席增加意味着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将发生变化。^⑤

从现行选举制度来看, 新选举制度还没有达到小泽所期望的建立两大政党制的目标。并且挤压小党生存空间的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所谓“让选举变成政党本位与政策本位的竞争”, 并非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制度变更来实现的。但从近几年的选举中, 我们也要看到自民党和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势力对比,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两大政党化趋势。虽然两大政党化并不能等同于两大政党制。虽然在 2005 年的选举中, 自民党新的一党优位制露头, 但从长远来看, 日本实现两党制将是政党走向的一个发展趋势。日本要实现两党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不过两党化趋势的出现为今后日本政党体制进一步转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

二、政党趋同性——日本政党“总体保守化”趋势

1993 年自诩为“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下野, 意味着日本的政党体制开始从无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向竞争性政党体制转变, 也正是由于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发展推动着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在冷战后政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政党间趋同性日益显现,

呈现“总体保守化”趋势。所谓的“总体保守化”，指“55 年体制”后，日本政党体制从“保革对峙”向“保保竞争”两党制的转型，是日本政治体制及其政策转型的指向性变化，是日本各主要政党的政策趋同于自民党政策的过程。表现为日本政党格局中革新势力下降与保守势力上升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⑥

选举制度的改革在消融日本各个政党政策差别起来不可忽视的作用。社民党被削弱，民社党消失，公明党执政化，可以说是新选举制实行后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使得“55 年体制”下的政党制衡格局发生改变，原在野党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或消失或日趋保守化。日本资深政治家河野洋平曾在 2004 年 4 月 28 日共同社主办的“如月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切身感受到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力敌，政治基本上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⑦

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分化。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激化的背景下，各党派为了自身利益日益趋同。在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具有相同阶级立场和共同政治信仰的保守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也会采取不同的纲领、策略。无论日本的政党模式今后是在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形式下，新老保守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是建立在基本共识一致基础上的纷争，换句话说，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争论。因此，执政的自民党虽然与民主党等其它政党政纲不同，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但在涉及国家体制和长远战略的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基本立场和最终选择总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认同。特别是，自民党作为一个拥有垄断资本支持并已把触觉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政治集团，将长期居于政党政治的核心地位。其它政党为了争取和拓展生存空间，都已正在“自民党化”。

社会党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曾在牵制自民党长期政权方面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党基本政策的改变，这一维持近 40 年之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特别是在防务方面，“非武装中立”一直是社会党的一贯基本方针，是其在安全和防

卫政策上的理论支柱。然而，随着“55 年体制”的崩溃，在安全防务政策方面，除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之外，日本其他各政党已不存在根本分歧，“革保”界线愈加模糊。具有光荣“护宪”传统的社会党已不复存在。

新进党是战后日本第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建立的政党。1994 年 12 月，“新进党”在横滨召开成立大会，成员主要有原新生党（众议员 61 人、参议员 13 人）、公明新党（众议员 52 人、参议员 12 人）、日本新党（众议员 26 人、参议员 2 人）、民社党（众议员 17 人、参议员 7 人）、原自由改革联合（众议员 15 人）、原自由党（众议员 5 人）以及一些小党派，共有众参两院议员 214 名，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⑥新进党把夺取政权，最终实现与自民党相对峙的两大政党制为目标。该党虽然有一套看似完备的组织机构，但是并没有提出有别于自民党的纲领、政策。并且其建党宣言也过于抽象，实际上是一个各党派的折衷方案。这些政党之所以走到一起，只是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信奉的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这就导致在实际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新进党虽然打出了“负责任的政治”和“不断改革”的口号，但实际政策主张与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执政党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虽然从形成两大政党制的角度讲，新进党作为当时的第二大党，有利于日本政治朝向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发展趋势。但从本质上意义上看，新进党并没有逃脱日本政党的“自民党化”和“总体保守化”倾向。

民主党于 1996 年 9 月 28 日，召开成立大会。其领导人是原先驱新党的代表干事鸠山由纪夫和桥本联合政权的厚生大臣菅直人等中年政治家。民主党以“友爱精神”和“市民自由主义”为基本理念，提出“市民即主人公”的口号，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对行政进行本质性改革和实现民众主导政治的变革，在 21 世纪的日本创造出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的富裕的市民社会。”民主党自称“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而是以战后出生、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为核心，并照顾到老中青的平衡而形成的有志于未来的政治性网络组织”。从组织结构和政治属性来看，民主党可以说是日本政界新老交替中新一代政治家向权力核心迈进的利益集合体。从其施政纲领和社会基

础来看，日本民主党兼有革新派中保守势力和保守势力中开明派的双重性质。1998年4月27日，民主党、民政党、友爱新党、民主改革联盟正式合并成了新的民主党，即所谓“第二次民主党”。在成立大会上，菅直人呼吁，为了对抗自民党，应广泛团结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权”。并在新的民主党成立大会上，通过所谓新的基本信念和新的基本政策。新的基本信念就是要代表民众的利益，建立“自立的个人共存的社会”，开创政治“民主中庸”的新道路。新的基本政策，即在国内政策上，分散权力，确保地方享有独立的财源。同时，推进行政、财政、税制结构改革。在外交和安保上，以国内舆论和成员国的支持为前提，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奋斗目标。在宪法框架内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贯彻专守防卫原则。在今后仍将遵守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不在海外行使武力等。继续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确立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保障。民主党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基本上和自民党的中、左翼观点相同，属于温和保守的和平主义范畴。所以说，继新进党后成为第二大在野党的民主党，也没有逃脱日本政党的“自民党化”和“总体保守化”倾向。

三、联合政权的“新一党优位”体制初见端倪

自从宫泽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以后，各政党便以大选后的联合政权为目标，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活动。“55年体制”崩溃后，联合政权形式成为政权组织的常态。1994年6月29日，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组建了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联合政权，自民党重新参与执政。自民党就是在2005年取得众议院单独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以后，仍然没有改变联合组阁的基本方针。在现代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自民党以联合政权为背景的新的“一党优位”体制正在逐渐形成。

新选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挤压小党的现象，但总得来说仍给小党一定的生存空间，不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在政治大环境下，虽然自民党有相对变弱的

可能性，但自民党只要联合一个小政党就能获得稳定多数，基本上仍然能够维持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态势。“在新选举制度下，谁是最有可能当选的人，与其所属的政党是否是大党有很显著的关系，此最大党自民党在小选区制中最占尽便宜”。^⑨自民党在经受分裂和下野的打击下，自我革新能力得到增强。自民党在经历一连串的打击后，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能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和信任。“改革就是选票”。小泉正是以“改革者”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小泉高喊“改革无禁区”，提出了消除派系、健全财政、实现特殊法人和邮政事业民营化等口号。他也因此一举夺得总裁职位。当选后的小泉打出“新世纪维新”的口号，把新内阁定位为“坚决改革的内阁”，宣布退出派系，不按传统方式组阁，大胆起用新人；强调重视与国民对话，这不仅为其赢得了选票，也赢得了民心。他声称“反对我改革的人就是抵抗势力”。小泉所谓的“抵抗势力”，主要是指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以及从森派脱离出来与旧中曾根派合流的龟井派。最吸引人的目的是在 2005 年的第 44 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一党优势政党制以新的形态得以重现。自民党所获议席竟比众议院解散前的 212 席陡增 84 席之多，共获 296 席，单独超过众议院半数议席，与公明党的 31 席相加则有 327 席，两党执政联盟在目前众议院 480 个议席中占 2 / 3 以上议席。民主党获 113 席，比大选前减少 64 席，其中小选举区由大选前的 105 席减为 52 席，比例代表区由大选前的 72 席减为 61 席，从“比例第一党”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日本共产党获 9 席，均为比例区所获，社民党获 7 席，其他小党和无所属 24 席。^⑩“55 年体制”崩溃，自民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从其自身来看，主要源于内部势力的分化，其中党内改革派则强烈要求“建立两大保守政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优势政党自民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派阀政治逐渐消失，自民党正在向集权性政党演变。自民党派阀政治是日本中选举区制的产物。在“55 年体制”下，首相的产生、官僚职位的分配、政策的决定，通常都是派阀间竞争与妥协的产物。派阀在自民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05 年的大选，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泉首相与自民党

派阀的关系。传统的派系均衡、利益均沾的分权结构模式被打破，自民党中央执行部的控制能力空前提高。

日本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也促进自民党走向联合政权的执政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保守与革新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日本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日本所谓的“老龄少子”社会的到来，包括养老金制度在内的整个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日本国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参正在逐渐分化，过去大批利益集团围绕在自民党身边，影响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自民党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统治基础都已经是今非昔比，为适应各种新变化，革新执政方式，同其他党派适当妥协是当务之急。因此，自民党通过联合政权方式，实现拉拢一两个小党来对付以民主党为主体的在野党政治联合，维护其执政地位成为其必然选择。

注释

-
- ① 后藤田正晴：《后藤田正晴的观察》，世界知识出版社年 2002 版，第 24 页。
 - ② 张伯玉：《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版，第 349 页。
 - ③ [日]小泽一郎：《我们为什么主张改革》，[日]《文艺春秋》1992 年 12 月号。
 - ④ 转引自[日]《现代日本政党实录（第 5 卷）55 年体制以后的政党政治》，第一法规株式会社 2004 年版，第 190、194、198 页。
 - ⑤ 转引自李海鹏：《日本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日本学刊》2005 年第 5 期。
 - ⑥ 吕耀东：《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日本学刊》2004 年第 4 期。
 - ⑦ 金熙德：《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日本学刊》2006 年第 1 期。
 - ⑧ 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第 359 页。
 - ⑨ 三宅一郎：《选举制度变革与投票行动》，木铎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 ⑩ 张伯玉：《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版，第 370 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郭定平）